

地母之歌

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

户晓辉著

上海

地母之歌

户晓辉著

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

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

李学勤序 林少雄主编

□ 史前文化的精髓 □ 穿越时空隧道

□ 考古学：诗性智慧 □ 跨文化对话的问题 □ 彩陶或岩画是艺术吗？

□ 两种迷思 □ 带着疑问追索 □ 彩陶与岩画的分类：形态的还是功能的？

□ 关于彩陶：考古学家如是说

□ 沿《礼记》的方向回溯 □ 地母形象与生殖巫术

□ 黏土的歌唱

□ 瞧，那些土生土长的人 □ 地母的两张脸

□ 陶器：有容乃大 □ 纹饰之谜

□ 一个意义的世界

□ 仿蛙舞蹈 □ 植物生殖器官 □ 彩陶的终结

□ 流淌和余响

□ 圆形思维

□ 性：文化的耕作

□ 返本复始与儒道互补

32978
7
7243

上海文化出版社

26.32978

L780

0037243

地 母 之 歌

户晓辉著

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

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

李学勤序 林少雄主编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卢晓辉著. - 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

ISBN 7-80646-187-6

I. 地… II. 卢… III. 土地-崇拜-研究-中国-古代 IV. 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926 号

责任编辑

林 爱 莲

装帧设计

周 艳 梅

印务监制

陆 祖 晨

书 名

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

著 者

卢 晓 辉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邮件: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640×935 1/16

印 张

16.25

插 页

5

字 数

235,000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4,100 册

书 号

ISBN 7-80646-187-6/K·85

定 价

29.00 元

2001.1.18
考古书店

序

李学勤

林少雄先生主编的《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即将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要我在这里写几句话。尽管中国史前考古与原始艺术不是我的研究领域，由于丛书引起的浓厚兴趣，我还是接受了。

“彩陶”一词，从 1921 年河南渑池仰韶村的考古发掘发现了以彩陶为一种特征的仰韶文化起，不仅传遍了中国学术界，而且写进了中小学教科书。在我上学读书的时候，很多人讲史前时期，就是说什么“彩陶时代”、“黑陶时代”的。几十年来，不知有多少学者整理和研究彩陶，得出了许许多多成果及推论。可是，彩陶的秘蕴并不是被研究完了，相反地，彩陶至今仍然是作为庞大的谜题，呈现在世人眼前。

关于彩陶，很容易提出一系列需要探索、甚至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

首先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大家不会忘记，彩陶的起源问题，在很长的一段时期里，是同中国文化西来说缠结在一起的。1923 年，发掘仰韶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发表《中华远古之文化》，认为仰韶彩陶与安诺等中亚和欧洲的彩陶相似，可能是由西方传入中国。在这一假定之下，把仰韶文化的年代估计在公元前 3000 年左右，这与后来揭示的事实相比，是大大压低了。现在因有若干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发现，仰韶文化的渊源已得解决，但彩陶由萌生到繁盛的详情，包括仰韶文化和其他一些文化，还有不少细节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对这一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陈星灿著《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 1895—1949》一书。）

FH46/11

中国彩陶虽非西方传来，但这不是说中外彩陶不可比较，没有比较研究的必要。拙著《比较考古学随笔》曾谈到，在比较研究上，应该反对唯传播论的观点。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在历史前进到类似阶段时，会有相同或相似的工艺和美术的创造，彼此没有传播联系的文化因素，仍有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对于中国与中亚、欧洲的彩陶，正当作如是观，可惜这方面的系统工作做得还太少。

彩陶的衰亡，也是非常值得研求的问题。我们的几种以彩陶为重要因素的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等等，最后都为以单色陶为主的文化所继代。这种变化的产生，究竟有怎样的原因、条件和机制？为什么有高度艺术水准的彩陶工艺终归于消逝？必须找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再一个问题，是彩陶的艺术内涵。许多考古文物，都可以用两种视角去研究观察：一是考古学的科学视角，一是艺术的鉴赏视角。二者互相补足，又彼此相通，这大约就是近些年不少学者艳称的科学和艺术的关系吧。在目前，这两个视角的研究，对于彩陶来说都是不够的，但艺术的研究恐怕更为缺少。

艺术研究，自然不限于编印彩陶的图录，分析彩陶的装饰。最重要的问题，我想还是要透过彩陶艺术，看到先民的思维和精神。曾有人以为，彩陶上缤纷繁复的图形仅仅是线条图案，无更深刻的意义可言。这种观点，是与文化人类学的大量成果相违背的。在世界各地的实际调查中间，已找到极多证据，指出原始艺术常有复杂深邃的思想涵义，彩陶自不例外，只是由于年代古远，难于为现代人所理解而已。

我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国彩陶文化解密丛书》的列位作者，都致力于探索彩陶艺术的文化内涵。如他们在丛书《前言》里所说，丛书最基本的立足点在两个方面：将彩陶看作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彩陶文化进行多角度的分析，既有艺术的角度、形式的角度，又有文化的角度、比较的角度。这无疑是在彩陶的研究上别开生面，值得关切中国古代文明及传统文化的广大读者阅看和论析。

二〇〇〇年十月十六日
于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

序

叩问物化的精神

叶舒宪

精神与物质这一对范畴的对立关系，是我们这几代学人早已十分熟悉的话题。流行极广的哲学原理教科书总是教导我们：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可反作用于物质。然而，在教条式地坚信这一原理的时代，人们很难跳出此种对立模式，提出或思索下述问题：精神和物质总是截然分开的吗？在纯粹的物质实体中可否找到精神？精神除了语言文本和艺术作品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表现形式？面对大漠戈壁中偶尔发现的岩画，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体现游牧民族生活精神的艺术品；可是当我们面对博物馆陈列柜中史前时期的那些泥痕斑斑的坛坛罐罐时，为什么只把它们认定为纯粹实用的物质器皿，而不去求索潜藏在其中的精神呢？

好学深思的户晓辉正是带着这种强烈的怀疑而挣脱出“物质/精神”的对立窠臼，尝试从原始陶器中解读出某种深沉而辽远的精神。他的这部《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虽属于理论著作，却又像一部颇具感召力的导游书，带领读者去探寻那个既陌生又神秘的远古彩陶的世界。作者的专业出身是文学，带着这一世纪文学批评家引以为荣的诸般新潮理论武器，诸如原型理论、比较神话学、精神分析、符号学、女性主义等，户晓辉当然不会像职业考古学家那样以纯粹技术数据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几千年前留下来的先民遗物，他试图在这些默默无声的器皿中倾听“黏

土的歌唱”，更确切地说是倾听曾经制造这些器皿的史前先民的声音，在一堆堆错综复杂的造型、图纹和象征符号中去透视石器时代祖先们的观念、信仰和“诗性智慧”。简言之，则是把僵固的考古遗物还原为活的精神世界。

显然，这是一项十分有趣却又相当艰难的研究，它既需要诉诸科学分析的抽象理性，又离不开敏锐灵活的直觉和想象。从方法论上看，二者之间有相当的张力，而且这无疑是会引发争议的。作者在第一章中写道：

作为一个理论工作者，我时常感到自己的形象思维或感性触觉，似乎在随理论知识的增长而递减和衰退。这对我们的研究所造成的伤害，也许是微妙的，有时甚至是致命的。

在传统的考古学研究中，正像在许多硬科学中那样，个人性的想象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在那里占主导地位的只是发掘和记录。本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新考古学”运动大大拓展了考古思维的活动空间，对出土材料进行系统解释，如今已成为“过程考古学”的一项基本特征。由于时间的巨大跨度和材料的有限性，这种解释的工作不可避免地要适当借助于推测和想象。考古学解释迄今已发展成熟的几种方法，如历史复原法、假说——演绎法、系统行为研究法，都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想象力的运用余地。当然这里所说的想象不同于艺术创作中的那种自由驰骋的想象，而主要指研究者设身处地地回到原始文化情境中去的直觉体悟能力。此种能力与研究者的个人天赋、理论素养和知识储备都有密切联系，尤其需要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和比较宗教学的新成果和新理论有相当的积累。晓辉自八十年代就读大学中文系就开始在这些交叉学科领域广泛涉猎，并有一批著、译成果相继问世，前不久还做过岩画的个案研究，这就使他在本书中能够自觉地协调理性与直觉、逻辑分析与想象推测的关系，显示出较为鲜明的研究个性。

彩陶和岩画作为前文字社会中物化的精神符号，二者虽有形态上的差别，却也有相通相应的关系。这一点正是本书立论的基

点所在。为了有效地回返到彩陶所产生的石器时代的精神氛围,体悟当时社会的信仰、观念和行为,自然有必要借鉴人类学已有的文化重构方法,把制陶的技术生产活动和农耕文化的整体联系起来考察。

自瑞士学者巴霍芬的《母权论》问世以来,女性主义神话学经过几代学者层层深入的探索,现已达成了基本的共识:在父权制文明的男性宗教意识形态确立以前,欧亚大陆曾普遍存在一个更加古老和漫长的女神宗教的时代,它始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者,在新石器时代的农耕生产发生期达到高峰。英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默林·斯通在题为《上帝为女性时》的流行著作中全面分析了女神宗教兴起和衰落的历史原因,认为在反映男性家长权威的犹太教上帝观念之先,曾盛行女性至上神的观念及相关的崇拜活动;德国学者温德尔则对女神崇拜、大地母亲的观念与陶器生产的象征意义之间的关系作了精当的说明,或可引为户晓辉这本书的中心主题之参照:

她反映了人类关于生育与死亡、生存与消亡的基本经验。她是赋予生命的母亲,但同时也是地母,人们死后都要回到她的怀抱里。好些表现这种基本经验的象征都伴随着她:以增、圆、缺三种形象出现的月亮,……还有罐子,这个相当于腹部的容器,新的生命就来自这里。同样,她用来蓄积食物和保存食物的这个罐子,又会变成人们——就像隐藏在母腹中那样——重又回到那里去的墓穴。这是一个人们生活在其中的世界,它受到局限,可以通观,因为“母亲的王国往往就来自这个世界”。生与死在她身上同时并存,尚未遭到罪孽经验、惩罚经验与异化经验的分裂。^①

在这样一种观念背景之中,谁还能坚持说,制陶仅仅是物质生产而没有精神的内涵呢?作者引证了大量相关资料,旨在将以母神信仰为核心的生殖崇拜与生殖巫术落实到中国彩陶文化的

① E. M. 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第51—52页,刁承俊译,三联书店1995年版。

整体把握与具体分析之中。于是，无论是制陶所用的原材料——黏土，还是陶器本身的造型，乃至陶器上面反复出现的动物图案及几何纹饰，无不可以从地母神话或生育巫术仪式之法器的象征功能方面求得新的理解。如本书第三章中就有这样大胆的假说：“掺入碳化稻壳和植物杆叶的早期陶器胎地质料及对黏土的精心选择，在我看来，都不仅是出于物理和化学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史前人类出于巫术信仰所进行的一种选择：稻壳和植物均是从大地母亲的胸膛也即子宫中长出的活物，而黏土更是大地母亲的血肉，二者的掺合所制作的陶器难道不是最好的生殖力传递工具吗？”类似这样的推测书中还有不少，读后总能启发进一步的思考。当然，要证实此类假说有相当难度。作者从理论推演方面举出了一些依据，我感觉若能在实证分析和量化统计方面提出证明，也就会有更强的说服力了。

我们期待着户晓辉在跨学科探索中更上层楼。是为序。

前言

林少雄

这套丛书历经重重困难，终于要面世了，此时此刻，心里有诸多感慨，虽然从最初策划和确定选题，到联系作者、写成书稿，只是短短的五、六年时间，然而其中却有着局外人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痛苦……

我出身于大西北的一个仅能维持温饱的家庭，从刚上初中起，就参加了那一场全民动员的改造山地、平整梯田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当时劳动的艰苦，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变得淡漠，而印象最深的当是挖掘出的遍地的石斧、陶罐等等。当时众多的石器和陶器，成为了我们这些少年在强度极大的劳作之后放松疲惫身心、调节单调生活的极好“玩具”。当我们拿着石斧挖掘那甜中带涩的甘草根，当我们将陶罐作为在河中捉鱼时装鱼的容器时，我们丝毫都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出自本能地用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来从事数千年前他们就已开始的采集和捕鱼的劳作，唯一的区别只不过是，先民们是为了维持生计，我们则是觉得好玩而在游戏。当然，对于先民们这些伟大创造物的意义，也并不是一无感知，有时太阳落山，暮霭即合，四周是一片寂静，每当此时，一个人独自抚摸把玩着那温润清凉、光洁细腻的石刀和石斧，或者注视着那色彩艳丽、工艺精湛的彩陶器皿，不禁为其花纹的优美和质地的精致所吸引，同时也为这些器物发明者的精构妙思和鬼斧神工所诱惑，常常陷入无头无绪、无边无际的幻想和痴迷之中……从小到大，彩陶与我的生活关系是如此密切，以至于稔熟于心，成为了我童年生活的唯一“玩具”和从童年到青年的人生历程的唯

一见证者。

除了这些我们的“玩具”，更多的陶器，则被农民们用作生活器具，或作鸡食盆，或为储物罐，而大多的时候，则是被拴上了绳子，高高地挑在扁担上，串街赶集，或装入一斤煤油，或盛上半斤食盐。于是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这些五彩缤纷的陶器，经历了遥遥数千年历史的烟云，在继续发挥他们最原始的实用功能的同时，也点缀了这些器物发明者的后裔们日复一日黯然无色的生活……

后来逐渐年长，随着学历的增高，学识的增长，自己总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文化是什么？中国文化的特征在哪里？文化起源和发生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这些在大家们看来不值一提的问题，却困扰了我很长时间。也许是自己“道行”太浅，也许是自己理性思维较弱，在对那些大家们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归纳得那么条理分明而感到由衷钦佩的同时，又为自己对整个民族文化因博大而无所适从感到羞惭不已。即使看到别人迥然相异的学术观点，也感到各有道理。进入九十年代，随着人们学术观念的日渐多元和学术兴趣的不断广泛，我也开始试图寻找自己学术上的立足点和突破口。正是在这时候，一天晚上，突然做了一个梦，梦中自己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并且成为了一位陶器制作者，烧出了遍地璀璨夺目的彩陶……这天我破例醒得很早，学术上的困惑与从小对彩陶的神秘感，再考虑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促使自己将彩陶之谜的破解与文化学、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力图从文化学的角度尝试破解彩陶这一千古之谜，于是形成了这套丛书的构想。

理想的树立只需要一时的灵感和激情，而实现理想却需要坚实的功底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一点自己不是不明白，也不是没有心理准备，然而一旦投入进去，其中的艰难却远非自己始料所及。首先是自己知识储备的不足，其次是有价值的实物资料的难觅，三是来自经济上的压力，四是寻找同志的困难。大的困难就有这么多，具体的困难则是难以尽述。

当然，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首先是对彩陶的熟悉和热爱。我从小生活成长的家乡，现在虽然干旱贫瘠，然而在史前时代遗址却是极为发达和繁荣的，这个从迄今发现的众多的新石器时代遗

址和大量的文化遗物可以得到证明。在全国发现的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中,甘肃境内发现的遗址数量最多(两千多处),文化类型最全(从早期至晚期),彩陶文化数量最多(约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文化品位最高。而我所处的时代,正好赶上彩陶大规模出土的时候,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我成长的文化背景。如果没有这一片丰厚的文化土壤,如果没有适逢其时,从小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的耳濡目染,就不可能有对彩陶文化的痴迷和热爱,也就不会有破译这一文化之谜的理想和梦想、当然就更不会有持之以恒坚持下去的信心和勇气。

其次是我们有自己的专业优势和选题优势。由于专业方向的要求目的不同,一般的专业都有着自己的侧重点,如考古学主要侧重于文物的遗存分析、遗物分类和年代断定;美术学更多地侧重于其艺术形式的探寻;美学工作者虽侧重于理性分析和理论构建,但一般人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很少能够接触到实物资料。现在这套丛书的作者队伍,基本上可以说是既有一定的理论功底,又在长期的研究中接触到了大量的实物资料,同时又对彩陶及原始文化的研究具有浓厚的兴趣,且都有各自的特长和优势,这就为全书的完成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另一方面,我们自认为这套丛书选题比较新颖。目前,随着文化学研究的不断持续深入,世界范围内对人类原始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对艺术和文化起源、本质特征的深入研究,有待于艺术发生学研究的进展,而艺术发生学研究的进展,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对原始艺术和原始文化的研究。彩陶文化典型集中地体现了原始绘画、原始雕塑、原始乐舞以及原始民俗生活一切方面的特征,是原始审美文化的最高体现,所以以彩陶文化为特殊“文本”进行研究,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对研究文化与艺术,并进而探究其起源、把握其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作者队伍可以说是志同道合。在这次实行计划、寻找同志的过程中,值得欣慰的是几个志同道合、认真负责的作者有缘走到了一起,这也许要比这套书的成功,意义更加重大。这些人不仅为学踏实认真、待人谦和平实,且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有所建树。如蒋书庆先生出身于著名的“彩陶之乡”临洮,五十年代初裴

文中先生在他家乡的考古活动,给他以极大地震撼与触动,于是开始留心于彩陶艺术。从七十年代初致力于彩陶纹饰的研究,不仅有几十篇专门研究彩陶文化的论文发表,而且于1989年在中国美术馆以《甘肃彩陶图案》为题举办展览,引起轰动,并得到了文化艺术界前辈及其他人士的广泛好评。著名美学前辈王朝闻先生在给作者的信中对其研究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程金城博士具有扎实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他已有近百篇论文发表,并有多部学术专著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关于“原型”的分析,得到了各位评委的高度评价。户晓辉博士长期致力于原始文化的研究,有数十篇学术论文和译文发表。他的专著《岩画与生殖崇拜》,以其开阔的视阈、丰富的资料和新颖的观点受到了学界好评。虽然至今缘悭一面,但我们的合作非常愉快。林少雄博士长期对彩陶文化倾注了浓厚的兴趣和无数的精力,并有多篇文章发表、多部专著出版。作为这套丛书的策划发起者和具体组织者,他做了许多他应该做的幕后工作。总之,这是一支有一定素质、志同道合、团结一致的作者队伍,惟其如此,才保证了丛书的顺利完成。

最后是寻求出版社的支持。值得庆幸的是,在目前出版学术类书籍必须承受双重压力的严峻形势下,上海文化出版社以其大家的气魄和过人的卓识,毅然决定出版这套丛书,可以说是文化界的幸事。特别是总编辑郝铭鉴先生、责编林爱莲女士给予了这套丛书持续的鼓励、关心和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大力帮助和辛勤劳动,这套丛书就不可能问世,所以在这里我谨代表丛书作者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诚挚的感谢。

这套丛书共四册,四本书内容上互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作为一套丛书,其共同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每本书都是将彩陶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力图以文化学的观点对其进行分析和展开论证;且能做到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据充分;第二,提出了一些较为新颖的学术观点,如“陶器时代”的提出及界定、汉字发生的文化考证、艺术的界定及发生学探源……都有一些前人所未曾提出或未能加以系统研究的观点;第三,对某一具体现象的考察,既不拘泥于现有的观点,也不拘囿于一个方面的定论,而是提倡观念

多元、方法多样、视角多变；第四，书中都配有大量插图，这在更加形象地说明观点的同时，还做到了图文并茂，消除了一般学术著作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缺憾。

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是对作为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彩陶进行多角度、多方位的考察，所以从选题制定初期，就注重使每本书都侧重从一个方面切入，以便追求论题的相对完整性与独立性。

第一，艺术的角度。彩陶作为人类史前时代最系统、最完整的物质文化创造，除了其实用功能以外，可以说是一种最具有审美意识的创造。然而其是否是“艺术”，如果是“艺术”，那么它自身的内涵及界定是什么？它与我们通常所称谓的“艺术”又有何异同？如果不是“艺术”，那么它又与我们后来所称谓的“艺术”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能否通过彩陶对艺术的发生进行探寻？这便是现在程金城博士《远古神韵：中国彩陶艺术论纲》这本书的最初设想。程金城博士在书中，以彩陶为基点进行文本研究，对“艺术”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这种界定本身如何姑且不论，单就其以扎实的实物材料和多年的实证研究为依据，就已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他提出在人类艺术的发生史上，彩陶是处于一种由非艺术向艺术过渡的中间形态，值得重视。

第二，形式的角度。无论是人类的何种创造，一般总是以一种特定的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人类的文化创造首先表现为形式的创造。我们要想对其有所认识，就不能不涉及到其形式。而彩陶文化，正是以其特定的千姿百态的形制和五彩斑斓的色彩，创造出了一种内蕴丰富的“有意味的形式”。如果能够对这种特定形式进行探讨，那就有可能对其本质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彩陶的形式，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纹饰，一是形制。形制的发展和演变有其特殊的意义，但由于我们对其思考还不够透彻，研究还不够深入，同时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合作者，所以只能将这部分内容分解化入每个人的书中。对于纹饰的探讨，即是现在蒋书庆先生所著《破译天书：远古彩陶花纹揭秘》。蒋书庆先生可以说是我们这套丛书作者群中真正的专家。他从七十年代开始彩陶纹饰的搜集与研究，以自己严谨细致的作风、扎实丰富的艺术功底和坚韧不拔的毅力，积累了大量的彩陶资料。加之出身于书香门第，从小受家学濡染，对文字学有一定的素养，这种特

殊的知识结构,为他以后将彩陶纹饰与天文学、易学、甲骨文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待人谦恭平和,惟其如此,才可以数十年如一日地坐冷板凳,一点一滴地去破译这部“天书”,于是有了许多新的发现。

第三,文化的角度。中国远古彩陶文化是华夏先民伟大的文明创造,它不仅以其独立的文化品位成为了后来人类文化“高不可及的范本”(马克思评价希腊神话语),同时也对后来的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学界毋庸置疑的共识。然而它究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作为华夏民族共同的创造,它同其他文化现象之间有什么关系?它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否具有希腊神话在整个西方文化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对这一问题的尝试解答,形成了林少雄博士的《人文晨曦:中国彩陶的文化读解》。在书中,作者力图将彩陶与整个中国文化联系起来,并对彩陶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的意义进行了发掘。他在书中第一次提出“陶器时代”这一文化史阶段的划分概念,希望能引起不同的争鸣,以活跃学术空气。

第四,比较的角度。文化的比较研究方兴未艾,就个人的陋见,比较研究的意义,一方面是在比较中突现出研究主体的意志和研究物的特质,另一方面则是进行方法论的探讨,在比较中构建出一个独特的体系。作为彩陶文化,它是否具有比较的可能性?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就彩陶文化比较的范围看,可以有两种,一是同类比较,即中西彩陶文化的比较,一是同性比较,即属于同一时期、同一性质的彩陶与岩画的比较(我本人认为,彩陶和岩画具有同一文化属性)。对于中西彩陶文化的比较,由于条件所限,国外彩陶的资料我们收集得很少,故只能暂付阙如,以待来日,这是我们这套丛书最大的缺憾。彩陶与岩画的比较,既有同一性,即两者都是原始时代人们的文明创造,都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意蕴,这使得比较成为可能;又有差异性,如创造者及其文化表征(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分布地域及表现方式等等,这使得比较有了意义。这就是户晓辉博士的《地母之歌:中国彩陶与岩画的生死母题》一书的起因。户晓辉学兄虽然地处边陲,然而他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曾师从叶舒宪教授,毕业后又经常书信研讨,深得乃师治学风格;在工作岗位上又坚持不懈地进行文化人类学方法论的探

讨和对远古文化的研究,著有《岩画与生殖崇拜》一书;随后又负笈齐鲁,攻读博士学位。如果说边地的生活,使他既可以接触许多实物资料,又可排除外界的喧嚣而进行独立思考,那么学院的生活,则为他的著述提供了严谨的思维与开阔的视阈,可以说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在本书中,他能以翔实的资料、开阔的视野进行论证,揭示了蕴藏于彩陶与岩画中的远古先民的生死观念,课题本身就已有了新意。

还需要说明的是,这套丛书本该还有一种《绝代风华:中国彩陶文化图录》,是本人采用摄影方式所采集和保存的散落在民间的彩陶。它的出版一则能更加丰富和完善彩陶的品类,二可以为研究者提供一个较新的“文本”,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暂时未能付梓,只能留待日后设法出版。

当然,这套丛书也还有不统一之处,这一方面是作者身处异地,为更多的切磋带来了一定困难,另一方面则是我们的有意为之,以便保持每个人独特的学术个性与独立的学术观点。同时无形中也就进行了文化研究中多元开放的方法的尝试,特别是对于同一个问题(比如大到艺术的发生、阴阳观念的起源,具体到对“道”与“器”的关系、“圆”的内涵的探讨、彩陶花纹揭秘等),既有共同的兴趣,每个人又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寻,这样无形中可以多元互补,既提供了破解的多种可能性,又促进了研究的深化。书中一些观点并不一致甚至相左(比如对于“艺术”的界定等),但只要能够自圆其说,都给予保留,完全没必要单一求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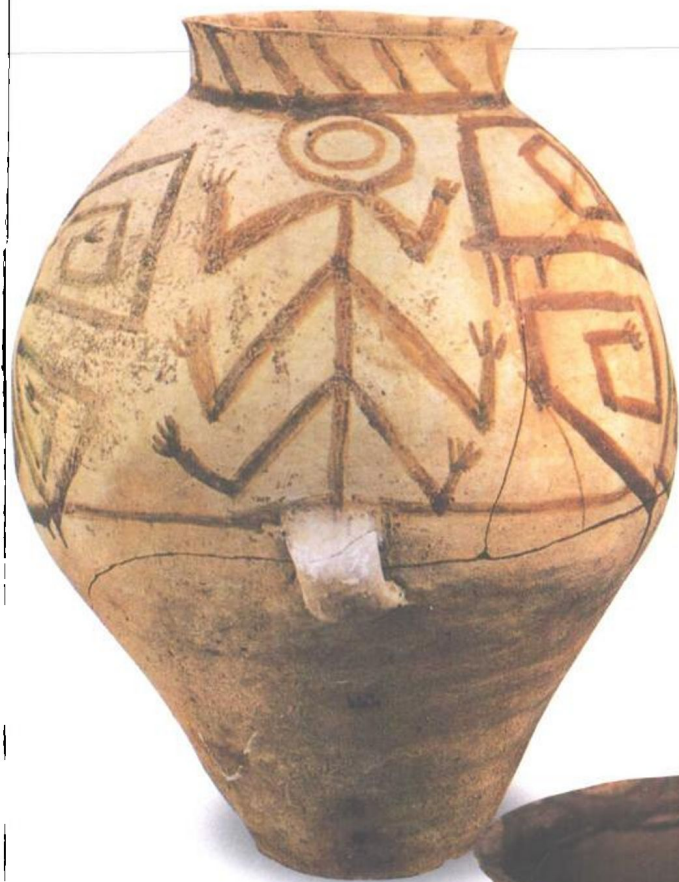
总之,撰写这套丛书是一次文化研究的新的尝试,由于我们的知识、学养与经验都存在着一些欠缺,书中定有许多缺陷、漏洞,甚至荒唐之论,不揣冒昧,斗胆奉出,恳请读者诸君多多赐教。

这套书的完成,并不意味着我们研究的结束,恰是一个开端,今后的路正长。

对于我本人而言,也并不意味着已经走出了那个遥远的梦境。

梦,才刚刚开始……

二〇〇〇年春于兰州



◆【半山类型瓮】高52cm 口径19cm

泥质红陶，器表饰有一层白色陶衣。器形高大，直口微侈，鼓腹平底，下腹有两耳。绘有变形蛙纹，蛙头为两个同心圆，两边有回形纹。口径处有疏简斜线。与马厂类型彩陶以粗线勾划蛙纹的主要特征不同，这件瓮上纹饰全用细线绘成。青海省柳湾出土。
现藏青海省彩陶中心。

◆【马厂类型盆】

泥质红陶，黑红彩绘，口沿内饰以条带纹、半圆网格纹和垂幛纹，外为条带纹、黑彩圆圈纹勾红边，圆内为网格纹。
私人收藏。